



国庆节过后，北方的天气很快冷了。每年这时，我会提前安排好工作，能不出差的就不揽了，一边收拾房间，一边去家政公司请保姆，准备迎“娶”奶奶。多年来一直这样，渐渐养成了习惯，且乐此不疲。

“奶奶”说的是我母亲，因为她是我家孩子的奶奶，随孩子叫的，也因为她是村里最年长的长辈，很多人都愿意尊称“奶奶”。为什么说迎“娶”呢？因为奶奶往返北京带的行李比较多，做个不恰当的比喻——就像过去大户人家姑娘出嫁一样，前面抬着轿子，后面拉着箱子、柜子、布匹和棉被，甚至送亲的队伍一眼看不到尾，热闹得像农村赶集一样。

18年前父亲过世后，奶奶就跟着我妹妹一起生活，住在山东梁山的乡下。但到了冬天，她会逆候鸟而行，北上过冬。如果晚接几天，她会在电话里期待的问我：“什么时候来接我？”冬去春来，天气暖和起来，她又嚷着返回乡下，如此往复，一年又一年。

奶奶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，从小家境不错，外祖父有些文化，经常给他人丈地、做账等，在十里八乡有很好的声誉。他平时生活十分节俭，看重对子女的礼节教育。奶奶没上过学，但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，认得一些字，知道很多做人做事的典故和道理。虽然近几年她记性不如从前，仍时常拍着手，给我们“唱”祖辈那学来的歌谣。

奶奶从小被要求裹脚，裹得很小，趾头都被扭曲地裹在脚面以下，给她洗脚的时候，我都不忍心多看，不敢想象被折磨得有多痛苦。她小时候还把腕关节摔脱位过，终身残疾，行动不便。奶奶一辈子吃苦耐劳，从不怨天尤人，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兄妹几个拉扯成人。

她从来都是天不亮就起床，日子很清苦，但从未讲过泄气的话，倒是常说，等你们兄妹长大，日子就好过了，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”“秋天弯弯腰，胜过冬天绕三遭”，鼓舞我们兄妹勤勉立志。

美食天下

干菜里的乡愁

姜利威

每年的冬天，都是晒干菜、吃干菜的时节。乡下人家，都会就地取材，为自家人制作一些干菜，整个冬天食用。

祖母和母亲，都是晒干菜的高手。别小看这晒干菜，绝不是放在阳光下晾晒这么简单。

不同的菜，有不同的办法，或晒前清洗，或晒前煮熟，或晒前切丝切片……才能晾晒出最美的味道，否则就是一种浪费啊。

晾晒干菜的活儿，在初冬就开始了。乡亲们最爱的就是白萝卜，洗净切薄片儿，不用煮，只需一片片地码放在干净的地面或凉席上，在阳光下晒就可以了。

萝卜缨儿也不能丢掉，同样洗干净，一条条地挂满晾衣绳，院子里的树枝也能挂。晒满了萝卜片和萝卜缨的院子里，到处弥漫着浓浓的萝卜味道，若是有风吹过，那乡土与蔬菜混合气息的味道就显得更浓。

除了萝卜，可以制作的还有很多，譬如马齿苋吧，在它生长旺盛时，拔一些回来，清洗干净，开水中煮熟，就可以晾晒了。这样晒出的干马齿苋，容易存放，不会霉变，可以长时间存着慢慢食用。

白白的白萝卜片，在阳光下一点点地变色，最后变成深咖啡色，水灵灵变得干巴巴，就算成功了。萝卜缨也一样，由绿色变成干黄色，个别地方，用手一摸，还会掉渣儿。晾晒好的干菜，整洁地装起来，存在阴凉通风处就行了。

最让人难忘的，也是最让人把持不住的，就是这吃干菜了。萝卜干或萝卜缨配其它食材和佐料，做成包子馅儿，晒干的马齿苋也可以。食用前用清水一泡，干菜充盈起来，这样才能吃出味道。

除了干菜馅料的包子，我还喜欢把浸泡的干菜切成丝儿或段儿，在大火上炒着吃，也是另有一番风味。那韧韧的劲儿，就比应季的蔬菜有嚼头，只是这样想想，就垂涎欲滴啊。

居住在城市里，闲下来的时候，就想象着儿时祖母和母亲晾晒干菜的情景，在冬天的老屋里，一家人围坐一起吃干菜的情景，就是这样想想，心里都暖融融的。

又是冬天了，又到了吃干菜的时节。从一入冬，就急不可耐盼着过年，盼着回家，盼着回到母亲的身旁，吃上一口她做的干菜，算是一种回味，更是心灵向着故土的一种回归吧。这么多年，故乡的干菜和那熟悉的鸡鸣犬吠，在我的心中都是一个味道，那种味道啊，就叫做乡愁。

家事

家和万事兴。《迎“娶”奶奶》一文，是颂扬母爱亲情的动人乐章，闪烁着阳光般的灿烂光芒，字里行间真情实感自然流露，叙事抒情娓娓道来。“奶奶”含辛茹苦，坚忍不拔，用超乎寻常的母爱和毅力，操持家务，抚养儿女，质朴而大气，平凡而伟大，是中国农村千千万万母亲的代表。在京城工作的济宁乡友汇衢先生，笔触震撼心灵，处处浸润温暖，尽显人间真情，感人至深，回味无穷。慈祥的老人在一个多月前走了，老人和晚辈们一起生活的甜美场景不会再有。每念及此，令人唏嘘。在这里发这篇文章，以示纪念。

迎“娶”奶奶

汇衢

夜里我常常一觉醒来，她还在煤油灯下，不是织布就是纺线，或是在给全家人做鞋，或是缝补衣裳。她做的衣服和被子，针脚均匀，线条清晰，比现在有身份的人穿的明线衣服还好看。我打记事起，就在家西边的藕坑里自己刷鞋、洗衣服，学着母亲的样子做针线活。直到现在，衣服开线了，扣子松了掉了，也不用别人帮忙。

家里用的是煤油灯，偶尔也用稀罕的猪油。实在买不到煤油时，就会用棉花籽榨的棉油，还曾当作食用的油，那时能吃到油可幸福了。后来听说棉油有毒，也就没人敢吃了。

煤油灯的光很弱，半米之内光亮明显，两三米外就黑乎乎一片了。灯光下的奶奶，每过一会儿就用针拨一拨灯芯，把上头的黑疙瘩挑掉，灯又多些光亮。这让我明白了灯不挑不亮，木不钻不透，人不激不发。

以前的农村缺少穿，奶奶还不忘讲究，尤其爱整洁。她常说一句话“人穷志不短，穷也要穷个干净”。房子连带院子都不大，每个地方都被她打扫得不着灰尘，东西摆放都依墙靠北。到后来奶奶年龄大了，睡觉时依然把脱下的衣服、袜子摆整齐，甚至叠出棱角来。我常看到她坐在椅子上整理衣裤，里面的衣物从来都是整齐利落，井然有序。奶奶偶尔发现床铺上或衣服上有根头发，也会马上捡起放到垃圾桶里。

我当年在北京找媳妇，最担心对方不接纳奶奶，没想到婆媳关系特别好，娘俩总是一唱一和，有说有笑。一起吃饭时，儿媳妇刚要放下筷子，奶奶就迅速抽出餐巾纸递过来，俩人相视一笑。也不知什么时候起，奶奶对儿媳的称呼变成了“孝儿”，儿媳也欣然接受，把孝顺婆婆当成自己的使命。有时候，保姆做的饭菜不合奶奶胃口，孝儿就按着她喜欢吃的给做。

奶奶和我们这个三口小家更加紧密，一起去旅游、见朋友、看展览。只要适合她去的地



时光雕刻着回忆，岁月沉淀了情感。那张黑白照片虽已泛黄，但记忆不但不会模糊，却愈来愈清晰。

几位扎着小辫子，穿着各种款式花格衣服的女生，簇拥着前排中间如兰花一样漂亮的年青女教师，对着镜头，稚气未消的脸上，露出灿烂的笑容和恋恋不舍的眼神，饱含了一份深深难舍难分的师生情。这是46年前拍的一张黑白照片。

时光匆匆，弹指间，我也从一个爱哭鼻子的小姑娘，变成一个中年人的人。每每翻看这张珍贵的照片，就会想起那位老师，心中就会响起舒缓甜美的歌声，就会把我带回那段青葱岁月。

那一年，我上小学四年级。有一天，我们班来了一位音老师，给我们班当班主任。她是大连城里人，刚下乡到我们屯的女知青，名叫许秀兰。后来，我们都叫她兰老师，小巧玲珑的身材，一头乌黑的秀发，白皙的鹅蛋脸，弯弯的柳叶眉下，一双水灵灵含笑会说话的眼睛，长长的眉毛，一眨一眨的微微颤动。她惊人的漂亮，一下子吸引了同学们。

讲台上的她大约十八九岁的样子，比我们大不了多少。她的漂亮，让同学们欢喜；她的百灵鸟般的声音，更是让我们着迷。她一来上课，我们总是规规矩矩坐着听她唱歌，被她优美的歌声所陶醉所感染，连平时班里最捣蛋的学生，也被她的歌声迷住了。

脸孔

捡垃圾的大叔

汤飞

不少景区都有“蜘蛛人”——靠绳子和胆子，飞临悬崖峭壁，捡拾各类垃圾或遗落的物品。尽管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工作，仍有游客乐意抛撒，甚至放言“我不扔，你们会失业”。

后来发现，我们身边也有不依靠绳索，而“飞檐走壁”的“蜘蛛人”，是在某个清晨等公交车的时候。站台的背后，是城市母亲河的小女儿——大约四米宽，穿过人行桥与铁路桥。多数时间，她只有薄薄一层水流，风儿掀不起缠绵的波浪。如果干涸成沟，也无须惊讶。

站台距河水仅有一米多，堤高也不到两米。岸边的水泥台上下，河道里，各色垃圾特别刺眼：塑料袋、豆浆杯、牛奶盒、零食包装等。有的是行人随手扔的，有的是候车乘客的。流落至此的垃圾并未堆积成山，可我从没亲眼目睹清理过程，凭地势猜度，难度必定高于清扫平地，直到他的出现。

捡垃圾的人是位五十来岁的大叔，个头瘦小，手脚灵便有力，右手握一把火钳，将垃圾“请”入左手的蛇皮口袋。岸台上的还办好，河

方，有我们就有奶奶。她熟识了我的很多朋友，慢慢的都成了她的朋友，大家都亲切地称“奶奶”。

奶奶的牙掉光了，我们一起外出吃饭，就带把餐用的剪刀，把饭菜夹到碗里剪碎，她总推脱“不用，不用这么麻烦”。北京前门有家东来顺火锅店，涮肉比较细嫩，我试过不用嚼也能吞咽，就常用轮椅推着她去。在家里做饭，近几年她和煮的越来越多，炒菜也超过正常火候，益于奶奶消化和吸收。

山东人爱吃面食，有饺子不吃面条，有馒头不吃米饭，所以我们家吃饺子、煮面条成为常态。奶奶最爱看我包饺子，特别每到大年三十晚上，全家人围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，我就开始切菜、调馅、和面、擀皮、包饺子。奶奶看一眼电视，再看一眼我，虽然听力不好，但总是很乐意解读她从画面中悟出的情节，就这样，一家人听着“戏里戏外”两个版本，不时逗得哈哈大笑。奶奶不清楚笑什么，就随着一起乐呵。

看节目困倦了，我端上煮好的饺子，奶奶吃不了几个，却感觉全家团圆，其乐融融。父亲在世时称赞我包的饺子好吃，还夸我“这儿子还挺能”。母亲打趣说：“你也能一次，让我瞧瞧”。父亲连说了几个好，遗憾的是，直到他离世，我们也没能吃到上他包的饺子或做的饭。

今年春节前的几天，奶奶问我：“你有没有给老家的舅和姨寄过年费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她问：“给咱村里的长辈都寄了吗？”我说“寄了。”她接着问：“为什么没有给你舅和姨寄？”我答“没钱了。”没想到老人家说：“那就少寄点，往年寄500元，今年寄200元，也算是你尽到孝了。”后来告诉我，我还是跟往年一样寄了500元，奶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当然也不忘调侃我一句：“你不是没钱了么！”

每年春节，奶奶都不忘给小辈发红包压岁，

旧时光

知青兰老师

草木白雪

也被她的歌声迷住了。

兰老师刚来不久的一次音乐课，让几位同学上台唱歌。最后叫到我时，慌忙站起来的我，一紧张，本来就有口吃的毛病，这时憋红了脸，眼睛使劲眨呀眨，嘴里磕磕巴巴地蹦出一连串个“到……到……”字来。顿时，教室里沸反盈天，同学们哄堂大笑。羞愧，难堪，无助，我的眼泪如断线的珠子，瞬间爆出。

兰老师赶忙走下讲台，用手示意一下同学们，教室立刻平静了下来。她来到我身旁，温暖的双手如同母亲，轻轻抹去我脸上的泪花，笑咪咪地问我为什么要哭？她风趣地给我解围，“同学们笑你，证明你表演口吃，演得很有天赋对吧？来！跟我到讲台，给同学们唱首歌。”

牵着她的手，我羞怯地走上讲台。看到她关切鼓励的目光，我用五音不全的嗓音，唱了一首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。这是我第一次登台唱歌，她带头鼓起掌来，同学们也跟着鼓掌。雷鸣般的掌声鼓励，让我自卑的心，第一次找到了自信。

兰老师经常用放学和星期天时间，走东串西家访，就像邻居串门一样亲近。不论到谁家，遇着什么活都帮干，像扒苞米、摘豆角，一边与家长聊天，一边干，很随和，家长们都很喜欢兰老师。她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家访模式，那就是几乎不在家长面前告孩子们的状，而是夸孩子们的在校表现，报喜，不报忧。

那年，我因为贪玩，不爱学习，中考时班级倒数第三名。发榜那一天，她去我家家访，这可吓坏了，我怕她会告诉我的父亲。一想到会挨父亲的责骂，我心里忐忑不安着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兰老师竟当着我的和父亲，夸我学习如何用功，进步，这可让我始料不及。

惭愧，内疚，我心里不安起来。心存感激的

他们来拜年时发给每个人。不只是红包，还把我买给她的各种小玩意儿，自己平时不舍得吃的偷偷塞给他们。当我发现，瞪大眼睛故作生气时，她会捂着脸装没看到，然后和孩子们搂在一起，笑成一团。

奶奶年龄越来越大，先是单手拄着拐杖到北京来，后是双手拄拐，再后来是用轮椅把她推过来。近两年上下床和车，包括坐轮椅，都需要我抱了。有时我在隔壁房间与朋友喝茶聊天，她听到动静会慢慢挪动着走过来，同我们一块来喝。再后来，我就干脆把茶桌设在了奶奶的房间，来了亲戚朋友和她一起品茶。奶奶很是兴奋，有时端起茶杯，微笑着跟人碰杯，边碰边念叨：“人太老了，老得都见不得人了。”

我们把奶奶睡的床、坐的椅子、用的马桶，都调整到40厘米高。她自己会用双手支撑着左右移动，上下床，坐椅子，坐马桶。这几年慢慢有了她一出门就塞满一大车的“嫁妆”，不但要带着平时睡的床、轮椅、坐便椅、沐浴凳，还有换季的被褥、衣服、日常用品，专用的盆就有4个：漱口的、洗脸的、洗脚的，还有洗衣服的。我要提前给她打扫房间，腾空衣柜，再收拾好保姆用的床铺，迎“娶”奶奶的准备相当“隆重”。寒来暑往，好不热闹。

慢慢的，我也适应了这种生活节奏，每年开着能装满“嫁妆”的商务车，送一次接一次，五百公里的路不算短，开上七八个小时是常事。奶奶兴致很高，车行一路，我们聊一路，有问有答，十分自在。

这不，我昨晚又给车加满了油，准备今天启程了。

■粤梅 摄影



我暗暗发誓，一定不辜负她的用心良苦，一定要改掉不爱学习的坏习惯，奋起直追。期末考试，我一跃考了班级第二名。

那一年的夏天，雨水特别多。我们上学经过的一条小河，一下雨水位就会涨。别的同学高挽着裤腿就可以过去，可又矮又瘦小的我，却成了难题。

每当这时候，兰老师总会早早的守在河边，等着背我过河。雨太大的时候，中午不能回家吃饭，那时老师工资很低，可兰老师却掏腰包，为我买些饼干充饥。于我，她真是亦师亦姐。

那时上课，对于有点叛逆的我们，不论做错什么事，兰老师都很少发脾气，总是心平气和地批评你。那温和目光里的微笑，让那些捣蛋鬼，不再心存不守规矩。兰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，我们班就从全校学习、纪律最差的班级，一跃成为最好的。

那一年的秋天，校园的建兰花开得芳香四溢，就像她的青春，她的名字，她出色的教学。兰老师被村里乡里保送去北京上大学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们都为她感到欢欣、自豪，却又舍不得她。她也舍不得离开我们，分别在即，她恋恋不舍地含泪和我们留影纪念。

多少年来，每当我想起她，就看看那张非常珍贵的照片。看到她如花的光影，心中会有缕缕悸动的思念，会有熟悉的歌萦绕耳畔。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，她那圆润优美的歌声，在我耳畔萦绕了四十多年。

尽管与兰老师分别多年，可她留在我记忆深处，美丽的光影永远镌刻在我心间。她的一举一动，如花似玉的笑脸，一切的一切，早已印在我的脑海里。不知她现在过的怎样，希望有生之年能与她重逢，真的好想她！好想她！



休，右脚尖到河底，迅速夹中并退身，随意在野草上揩两点脚尖，口袋渐渐鼓了起来。

这份工作的危险性，虽然远不及“蜘蛛人”，但辛苦程度可想而知，足以因想生戒，因见生敬。谁都明白乱丢不对，却总有人不以为意，甚至发生回怼好心劝阻者的不文明行为。人们乱扔扔的，考虑过捡垃圾的感受吗？何况，准确分类、定点投放已是大势所趋。

天气微冷的清早，我清楚地瞧见，大叔黝黑的脸颊挂着晶莹的汗珠，一双手掌愈发粗糙了。

■毛毛 摄影

孟子曰：“大人物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”。赤子之心，即童心，她纯洁无瑕，冰清玉洁，率真无邪，不被世俗所污染。

作为一个经历了世事沧桑，看惯了人间百态的成年人，似乎离赤子之心渐行渐远。童年的美好早已尘封，压在了内心深处。

忙碌的生活，工作的压力，使我们像不停旋转的陀螺，转得昏天暗地，浑浑噩噩，迷失自我。

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。不禁打心自问：“我是谁？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干什么？我生活得快乐吗？”

人生苦短，实属不易，时常感叹时光的不舍昼夜，即将不惑之年，仍一事无成，碌碌无为。想起年少时，壮怀激烈，躊躇满志，不免心生焦虑，悲怆满怀。

但转念又想，世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一番轰轰烈烈又谈何容易。回忆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心中顺畅了些。

童年像一条清澈的小溪，滋润着疲惫的心田；童年像一幅五彩缤纷的画，点缀着平凡的生活；童年像一首悦耳的小调，松弛着紧绷的神经。有人说：“人的一生就是自己童年生活的不断重复”。只要常怀一颗赤子之心，永葆一颗童心，对世界充满真诚，充满善意，充满好奇，充满情趣，人生处处是风景，天天是晴天，苦点累点又算什么呢？

平平淡淡不好吗？箪食瓢饮，不改其志，自得其乐，这不是生活的真谛吗？甘瓜苦蒂，物无全美。

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留一颗童心，阳光雨露，蝶飞鸟鸣，皆是风景。

时常感动于儿子在几只蚂蚁前观望良久，时常感念于儿子在动物园百般呵护地用菜叶喂食动物，时常感慨于儿子满脸好奇缠着追问恐龙下落……孩子的世界就是这么单纯，这么简单。

孩子清澈的眼眸里，世界如此美妙，生活是如此美好，人生是如此美丽。这就是赤子之心，没有冷漠无情，没有勾心斗角，没有尔虞我诈。

孩子何尝不是我们的老师呢？我们又何尝不应该向他们学习呢？喧嚣浮华里，我们的心可能被得失蒙蔽，可能对身边的一切麻木不仁，可能对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无动于衷，这样活着只是健在，却称不上生活。

我们应该留着赤子心，常怀好奇，永葆感恩。

身边的感动

我帮您系鞋带

图文 许双福



从乌兰布统坐大巴车，需要七八小时才能到大同市，赶出时间来，才能游览云冈石窟。我们一行七十几人，早晨三点半起床，吃过早饭，五点离开乌兰布统，下午快四点了到云冈石窟，不顾旅途的劳顿，又进入一个新的景区。

大家聊着天，不紧不慢地走着。八零后女子小李发现，七十多岁的杜老师鞋带开了，就提醒老人家，“不能再走了，万一踩上会摔跤的。”我们也齐声让他系上。老人家停下来，正准备弯腰系时，小李快步过来说：“您年纪大了，弯腰不方便，我来为您系上。”看到小李蹲在那里，仔细为老人家系着鞋带，我心里倍感温馨，就拍下了这个画面。

这平凡的举动，没有扭捏，没有造作，这比任何一幅画面都好看，都耐看，都值得回味。

生命的艺术

向下一个台阶

陈振林

那个橙黄色的秋日里，学校邀请了大学中文系一位著名的教授为高三的学生讲高考写作。教授个子高，快一米八的身材，虽穿着件旧夹克，却显得神采奕奕。他的讲座内容，有写作理论，结合了高考作文实践，让学生们收获满满。讲座结束之后，学校语文组的几位教师邀请教授一块合影，想作个纪念。教授很愉快地答应了。

合影站成两排，教授说自己个子略微高，就准备站在第二排。但是几位教师不同意，很自然地将教授请到了第一排的C位。教授拗不过，只得站在了他们指定的位置。摄影师叫了声“一、二、三”，照片顺利地拍成。几位教师叮嘱着摄影师，请帮忙将照片冲洗出来，便于大家保存，成为美好纪念。

两天后，照片送到了几位教师的手上，大家对照片的效果很是满意。几分钟之后，他们对照片中的教授更是伸出了大拇指。因为，他们这时才发现，拍照时的教授下站了一个台阶。也正是教授下站一个台阶，让整个照片更协调，才更有效果。

下站一个台阶，你的身高或许更高。

心灵广场

不失赤子心

蒋盟盟